





象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記

敬齋記

古之人自其身達之家國天下而無愧焉者不失其本心而已凡今爲縣者豈顧其心有不若是乎哉然或者過於勢而徇於習則是心殆不可考吏縱弗肅則曰事倚以辨民困弗蘇則曰公取以足貴勢富疆雖姦弗治貧羸孤弱雖直弗信習爲故常天子有勤恤之詔迎宣拜伏不爲動曰奚獨我輩員吏縱弗肅民困弗蘇姦弗治而直弗信天子勤恤之意不宣于民是豈其本心也哉勢或使之然也方





其流之未遠平居靜慮或有感觸豈能不怛怛於其心至其同利相挺同波相邀視已所行爲天下達道訕侮正言仇讐正士則是心或幾乎泯矣人之所以異於禽獸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是心或幾乎泯吾爲懼矣天地鬼神不可誣也愚夫愚婦不可欺也是心或幾乎泯吾爲懼矣黃鍾大呂施宣于內能生之物莫不萌芽奏以大簇助以夾鍾則雖瓦石所壓重屋所蔽猶將必達是心之存苟得其養勢豈能遏之哉貴溪信之大縣綿地過百里民繁務劇暨陽吳公爲宰於茲吏肅矣而事未始不辦民蘇矣而公未始不足姦治直信民莫不說而惴惴焉惟恐不能宣

天子勒恤之意是其本心之所發而不過於其勢者邪然公之始至則修學校延師儒致禮甚恭余屢辱其禮不敢受今爲齋於其治之東偏名之以敬請記於余又至于再三望道之重若不可及者某聞諸父兄師友道未有外乎其心者自可欲之善至於大而化之之聖聖而不可知之神皆吾心也心之所爲猶之能生之物得黃鍾大呂之氣能養之至於必達使瓦石有所不能壓重屋有所不能蔽則自有諸已至於大而化之者敬其本也豈獨爲縣而已雖然不可以不知其害也是心之稂莠萌於交物之初有滋而無芟根固於怠忽末於馳騫深蒙密覆良苗爲之不



殞實著者易按形潛者難察從事於敬者尤不可不致其  
辦公其諒之某雖不敏它日周旋函丈願有所請公名博  
古字敏叔淳熙二年十有二月望日迪功郎新隆興府靖  
安縣主簿陸某記

宜章縣學記

大訓有之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蓋斯  
民之衷惟上帝實降之作之君師惟其承助上帝故曰天  
子內建朝廷由公卿至于百司庶府外部邦邑由牧伯至  
于子男附庸則亦惟天子是承是助故周公以徽言告成  
王曰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  
伯成王之誥康叔誕陳民常且曰外庶子訓人正人至於  
小臣諸節皆所以使之分別乎此而播敷之以造民大譽  
漢董生曰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  
是故任斯民之責於天者君也分君之責者吏也民之弗  
率吏之責也吏之不良君之責也書曰萬方有罪罪在朕  
躬又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此君任其責者也可以為吏  
而不任其責乎今為吏而相與言曰某土之民不可治也  
某土之俗不可化也嗚呼弗思甚矣夷狄之國正朔所不  
加民各繫其君長無天子之吏在焉宜其有不可治化者  
矣然或病九夷之陋而夫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况非



夷狄未嘗不有天子之吏在焉而謂不可治俗不可化是  
誰欺春秋之時去成周末遠也曾子且曰上失其道民  
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弗喜春秋而來至于今幾年  
矣觀民之罪愧俗之惡顧不于其上之人而致其責而惟  
民是尤則斯人之爲吏可知已孟子曰飢者易爲食渴者  
易爲飲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吾於其所謂  
不可治者有以知其甚易治也於其所謂不可化者有以  
知其甚易化也郴據嶺爲荆湖南徼宜章文鄉之南徼遠  
於衣冠商賈之都會其民宜淳愿忠樸頑蒙悍勁而不能  
爲詐欺不才之吏不能教訓拊循其民又重侵漁之民不

堪命則應之以不肖其勢然也夫淳愿忠樸頑蒙悍勁而  
不能爲詐欺此侵漁者之易以逞志而其積之已甚有所  
不堪則不肖之心勇發而無所還忌亦其勢然也不數十  
年間盜孽屢起宜章以是負惡聲有自來矣淳熙十有二  
年吳侯鑑抵行都諸公貴人倒屣迎之咸稱其才將有論  
薦於是宜章闕宰顧吏之視仕宜章若蹈豺虎之區無敢  
往者帥府嗜吳侯之賢辟書東馳吳侯欣然就之至則務  
去民之所惡而致其所欲勉之使爲以雪惡聲大葺學  
宮補弟子淳熙五年始建今學八年朝廷殊其令優其數  
以獎誘入學之士部使者各求其所隸間田以稟之士之



稟於學者五十人自食而學於其間者又數十人句讀訓  
話旨義辭章少長分曹皆經講授士勸其業豈惟學官異  
時鬪爭效攘惰力侈費之習廓然爲變忠敬輯睦尊君親  
上之風藹然爲興牒訴希闕岸嶽屢空日晝爲求簿書期  
會之事僅費數刻吳侯策勲文史擾于里居間則益發泉  
石之秘倘祥詠歌以致其適自謂茲土之樂中州殆不如  
也方其始至解除煩苛布宣天子德意爲條教以曉其父  
兄興學校以育其子弟而其民鼓舞踴躍回心異鄉惟  
恐居後曾不淹久而效見明著暇裕若此然則致治施化  
誠莫易於此矣雖然周道之行群衆好德武夫之節德於

干城游女之操竦於喬木忠厚純積洽于庶類敦彼行葦  
牛羊勿踐履當此之時民日遷善遠罪而不知爲之者如  
雍容康莊而忘其夷優游厦屋而忘其安也及道之衰王  
澤寢竭綱弛倫斁獄訟滋而干戈起民墜塗炭由是霸圖  
迭興異端並作徼其困極磨至而歸之若出荆棘而陷邪  
蹊脫塗淖而棲菱舍喜幸之浮康莊厦屋平居緩帶所無  
有也至於會載籍以自藩饒害義崇私不知紀極則其爲  
荆棘塗淖抑益深矣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弗由豈得  
罪彼民哉吳侯其亦有憂於是乎僕夫效駕必命所之千  
里雖遠首途發軔燕越可辨此學之興敢問所向爲辭章



從事場屋今所未免苟志於道是安能害之哉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是心之存上帝臨汝先民垂訓昭若日星呻其佔畢覆用敵之責有在矣夫不遠千里屬記於予而豈徒哉三晉分國齊秦圖帝衍儀伏軾說士蜂起兵強國富是爲良臣功利之習入於骨髓楊朱墨翟告子許行之徒又各以其說從而誣之帝降之衷茅塞甚矣自暴者旣不足與有言而自棄者又曰吾身不能居仁由義故孟子道性善發四端曰人之有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唐韓愈謂柳當中州清淑之氣蜿蜒扶輿磅礴而鬱積必有魁竒忠信材德之民生

其間而今而後吾有望於宜章矣淳熙十有四年十有一月甲子臨川陸某記

荆國王文公祠堂記

唐虞三代之時道行乎天下夏商叔業去治未遠公卿之間猶有典刑伊尹適夏三仁在商此道之所存也周歷之季跡熄澤竭人私其身士私其學橫議蜂起老氏以善成其私長雄於百家竊其遺意者猶皆逞於天下至漢而其術益行子房之師實維黃石曹參避堂以舍蓋公高惠收其成績波及文景者二公之餘也自夫子之皇皇沮溺接輿之徒固已竊議其後孟子言必稱堯舜聽者爲之藐然



不絕如綫未足以喻斯道之微也陵夷數千百載而卓然復見斯義顧不偉哉裕陵之得公問唐太宗何如主公對曰陛下每事當以堯舜爲法太宗所知不遠所爲未盡合法度裕陵曰卿可謂責難於君然朕自視眇然恐無以副此意卿宜悉意輔朕庶同濟此道自是君臣議論未嘗不以堯舜相期及委之以政則曰有以助朕勿惜盡言又曰須督責朕使大有爲又曰天生俊明之才可以覆庇生民義當與之力若虛捐歲月是自棄也秦漢而下南面之君亦嘗有知斯義者乎後之好議論者之聞斯言也亦嘗隱之於心以揆斯志乎曾魯公曰聖知如此安石殺身以報亦其宜也公曰君臣相與各欲致其義耳爲君則欲自盡君道爲臣則欲自盡臣道非相爲賜也秦漢而下當塗之士亦嘗有知斯義者乎後之好議論者之聞斯言也亦嘗隱之於心以揆斯志乎惜哉公之學不足以遂斯志而卒以負斯志不足以究斯義而卒以蔽斯義也昭陵之日使還獻書指陳時事剖析弊端支葉扶踈往往切當然覈其綱領則曰當今之法度不合乎先王之法度公之不能究斯義而卒以自蔽者固見於此矣其告裕陵蓋無異言勉其君以法堯舜是也而謂每事當以爲法此豈足以法堯舜者乎謂太宗不足法可也而謂其所爲未盡合法度此豈



足以度越太宗者乎不知言無以知人也公疇昔之學問  
熙寧之事業舉不遁乎使還之書而排公者或謂容悅或  
謂迎合或謂變其所守或謂乖其所學是尚得為知公者  
乎氣之相迕而不相悅則必有相訾之言此人之私也公  
之未用固有素訾公如張公安道呂公軾可蘇公明允者  
夫三公者之不悅於公蓋生於其氣之所迕公之所蔽則  
有之矣何至如三公之言哉英特邁往不屑於流俗聲色  
利達之習介然無毫毛得以入於其心潔白之操寒於冰  
霜公之質也掃俗學之凡陋振弊法之因循道術必為孔  
孟勲績必為伊周公之志也不蘄人之知而聲光燁奕一

時鉅公名賢為之左次公之得此豈偶然哉用逢其時君  
不世出學焉而後臣之無愧成湯高宗君或致疑謝病求  
去君為責躬始復視事公之得君可謂專矣新法之議舉  
朝謹諱行之未幾天下恟恟公方秉執周禮精白言之自  
信所學確乎不疑君子力爭繼之以去小人投機密贊其  
決忠撲屏伏檢校得志曾不為悟公之蔽也典禮爵刑莫  
非天理洪範九疇帝實錫之古所謂憲章法度典則者皆  
此理也公之所謂法度者豈其然乎獻納未幾裕陵出諫  
院疏與公評之至簡易之說曰今未可為簡易修立法度  
乃所以為簡易也熙寧之政粹於是矣釋此弗論尚何以



費辭於其建置之末哉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  
道以仁仁人心也人者政之本也身者人之本也心者身  
之本也不造其本而從事其末末不可得而治矣大學不  
傳古道榛塞其來已久隨世而就功名者淵源又類出於  
老氏世之君子天常之厚師尊載籍以輔其質者行於天  
下隨其分量有所補益然而不究其義不能大有所為其  
於當世之弊有不能正則依違其間稍加潤飾以幸無禍  
公方耻斯世不為唐虞其肯安於是乎蔽於其末而不究  
其義世之君子未始不與公同而犯害則異者彼依違其  
間而公取必焉故也熙寧排公者大抵極詆訾之言而不

折之以至理平者未一二而激者居八九上不足以取信  
於裕陵下不足以解公之蔽反以固其意成其事新法之  
罪諸君子固分之矣元祐大臣一切更張豈所謂無偏無  
黨者哉所貴乎王者瑕瑜不相掩也古之信史直書其事  
是非善惡靡不畢見勸懲鑑戒後世所賴抑揚損益以附  
已好惡用失情實小人得以藉口而激怒豈所望於君子  
哉紹聖之變寧得而獨委罪於公乎熙寧之初公固逆知  
已說之行人所不樂既指為流俗又斥以小人及諸賢排  
公已甚之辭亦復稱是兩下相激事愈戾而理益不明元  
祐諸公可易轍矣又益甚之六藝之正可文姦言小人附



託何所不至紹聖用事之人如彼其傑新法不作豈將遂  
無所竄其巧以逞其志乎反覆其手以導崇寧之姦者實  
元祐三館之儲元豐之末附麗匪人自謂定策至造詐以  
誣首相則疇昔從容問學慷慨陳義而諸君子所深與者  
也格君之學克知灼見之道不知自勉而憂憂於事爲之  
末以分異■人爲快使小人得間順投逆以逞其致一也  
近世學者雷同一律發言盈庭豈善學前輩者哉公世居  
臨川罷政徙于金陵宣和間故廬丘墟鄉貴人屬縣立祠  
其上紹興初加葺焉逮今餘四十年隳圯已甚過者咨嘆  
今怪力之祠綿綿不絕而公以蓋世之英絕俗之操山川  
炳靈殆不世有其廟貌弗嚴邦人無所致敬無乃議論之  
不公人心之疑畏使至是邪郡侯錢公期月政成人用輯  
和繕學之旣慨然撤而新之視舊加壯爲之管鑰掌于學  
官以時祠焉余初聞之竊所敬歎旣又屬記於余余固悼  
此學之不講士心不明隨聲是非無所折衷公爲使時舍  
人曾公復書切磋有曰足下於今最能恥於人以為善而  
比聞有不相曉者足下皆不受人必其理未有以奪足下  
之見竊不自揆得從郡侯敬以所聞薦於祠下必公之所  
樂聞也淳熙十有五年歲次戊申正月初吉邦人陸某記

經德堂記



堂名取諸孟子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經也者常也德也者人之得於天者也不回者是德之固不回撓也無是則無以爲人爲人臣而無是則無以事其君爲人子而無是則無以事其父禹之疏鑿稷之播種契之敷教臯陶之明刑益驅禽獸垂備器用伯夷典禮后夔典樂龍出納帝命尹自耕莘相成湯說由築巖佐武丁太公以磻谿漁釣爲文武師皆是德也關龍逢誅死王子比干剖心箕子爲囚奴孔子削跡伐木窮於陳蔡毀於叔孫貽譏於微生畝楚狂接輿晨門耦耕負蕢植杖之流孟子蒙沮於臧倉受嗤於優髡見疑於尹士克虞者同是德也武王纘大王王季

文王之緒以有天下周公成文武之業追王大王王季宗祀文王於明堂盡繼述之善爲天下達孝曾子受經仲尼以孝聞天下而名後世皆是德也舜小杖則受大杖則走妾帝二女不待警叟之命繕廡而焚捍笠以下浚井而掩鬻夢以出太伯虞仲將致位乎季歷斷髮文身亡之荆蠻太子申生使人辭於狐突再拜稽首而死同是德也治古盛時黎民於變比屋可封漢上游女如彼喬木中林武夫可爲心腹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證驗之著在於塗巷况士大夫乎逮德下衰此心不競豪傑不興皇極不建賢智迷於會歸庶民無所歸命學者文煩訟者辭勝文



公實私賓義主利陵夷不抹橫流不限天常民彛所不可  
泯絕者如漢獻在許聽命於賊操而已舊章先典格言至  
訓積存珠亡轉為藻績邪釋縲解正漫真淪又轉而給寇  
兵充盜糧矣疽潰蛆肆賊民猖獗狷狂之士方不勝憤悶  
予義介節出嬰其鋒猶或憑天藉聖因其不遂泯絕者足  
為齟齬以聳觀聽然如孤豚之咋虎者常十八九總其實  
火不啻一車薪而水未必盈杯也信乎終亦必亡而已矣  
夫子生於周季當極文之弊王者之迹熄書訖詩亡亦已  
久矣載贄之輿方羊海岱江淮河濟之間莫能用者歸而  
講道洙泗賢顏氏之樂大林放之問嘆魯黜之志緝重南

宮适禹稷躬稼之言眷眷柴參之愚魯而終不能使予賜  
偃商由求之徒進於知德先入之難拔積習之錮人乃至  
於此夫子既沒百家並興儒名者皆曰自孔氏顏淵之  
死無疑於夫子之遺者僅有曾子自子夏子游子張猶欲  
強之以事有若它何言哉章甫其冠逢掖其衣以詩書禮  
樂之辭為口實者其果真為自孔氏者乎老聃蒙莊之徒  
恣睢其間摹寫其短以靳病周孔躡藉詩禮其勢然也戰  
國嬴秦無足復遺漢高帝鋤項籍其要領在為義帝發喪  
一事天常民彛莫大於此新城三老蓋深於老氏者也彼知  
取天下之大計在此耳豈有匹夫匹婦不與被堯舜之澤



若已推而納諸溝中之心哉莊子譏曰常盜仁義以竊國  
乃不知其學自有盜仁義以竊天下之計也雖然君子反  
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也雲錦吳生  
紹古而來從余游求名其讀書之堂余既名而書之且見  
其說使歸而求之孟子曰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  
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  
之甚者也後世發策決科而高第可以文藝取積資累考  
而大官可以歲月致則又有不必修其天爵者矣生其早  
辨而謹思之紹熙元年五月望日象山翁記

貴溪重修縣學記

風俗之所由來非一日也或觀其壞而欲齊諸其末禁諸  
其外此後世政刑之所以益弊至無如之何則寔而歸於  
苟且玩歲月習揜著便文飾說以規責偷譽謂理不過如  
是其視書傳所記治古之俗必不可復至以為未必然者  
有矣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  
先王之時庠序之教亦申斯義以致其知使不失其本心  
而已堯舜之道不過如此此非有甚高難行之事何至遠  
視古俗自絕於聖賢哉物之所蔽說之所迷欲之所制意  
之所羈獨不可研極考竟圖所以去之而顧安之乎取士  
之科久渝古制馴致其弊于今已劇稍有識者必知患之



然不徇流俗而正學以言者豈皆有司之所棄天命之所遺先達之士由場屋而進者既有大証矣是固制時御俗者之責爲士而託焉以自恕安在其爲士也二帝三王之書至先師之訓炳如日星傳註益繁論說益多無能發揮我以為蔽家藏其秩人誦其言而所汲汲者顧非其事父兄之所願欲師友之所期向實背而馳焉而舉世不以爲非顧以爲常士而有識是可以察其故得其情而知所去就矣退不溺其俗而有以自立進不負所學而有以自達使千載之弊一旦而反諸其正此豈非明時所宜有聖君所願得而爲士者所當然乎何所悼懼何所維繫而顧不擇所安決所鄉哉福唐陳君顯公之爲貴溪視前政則優焉視比縣則優焉民言士論固已胥輯而陳君自視歆然鄉學問道之誠如恐不及此其所以爲民師帥者大矣縣學久不葺於是徹講堂直舍而新之祠屋士廬門廡庖福繕治加壯創表其坊扁曰申義遣學職事致請記於予陳君所鄉明著如此斯邑之士可不自拔於流俗而勉所以立所以達者以無負陳君之意哉紹熙元年歲次庚戌八月二十有六日戊申象山陸某記

武陵縣學記

彝倫在人維天所命良知之端形於愛敬擴而充之聖哲



之所以爲聖哲也先知者知此而已先覺者覺此而已氣有所蒙物有所蔽勢有所迂習有所移往而不返迷而不解於是爲愚爲不肖舜倫於是而敦天命於是而恃此君師之所以作政事之所以立是故先王之時風教之流行典刑之昭著無非所以寵綏四方左右斯民使之若有常性克安其道者也是故鄉舉里選月書季考三年而大比以興賢能蓋所以陶成髦俊將與共斯政同斯事也學校庠序之間所爲切磋講明者何以捨是而他求哉所謂格物致知者格此物致此知也故能明明德於天下易之窮理窮此理也故能盡性至命孟子之盡心盡此心也故能知性知天學者誠知所先後則如木有根如水有源增加馴積月異而歲不同誰得而禦之若迷其端緒易物之本末謬事之終始雜施而不遜是謂異端是謂邪說非以致明祗以累明非以去蔽祗以爲蔽後世之士有志於古不肯甘心流俗然而苦心勞身窮年卒歲不爲之日休而爲之日拙者非學之罪也學絕道喪不遇先覺迷其端緒操末爲本其所從事者非古人之學也古人之學其時習必悅其朋來必樂其理易知其事易從不貳於異說不牽於私欲造次於是顛沛於是則其久大可必孟子曰原泉混混不捨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此古人之學也武陵



舊無縣學縣傍有勝地地有故築臺蓋往時有欲遷府學  
於是而不遂者今縣宰林君夢英出故臺於蕪穢之中而  
創學焉士民之有力者皆爭出財以相其役林君不事官  
府之威凡學之百役無異民家之為者既成規模宏麗氣  
象雄偉遂為武陵壯觀先是倉臺薛公伯宣助成講堂今  
憲臺寧公逢倉臺趙公不迂郡侯蔣公行簡皆助錢買田  
以養士林君之創茲學而上下翕然助成其美如此則林  
君之政可知矣余於是敬誦所聞以記之紹熙二年歲次  
辛亥六月上澣象山陸某記

本齋記

唐虞之朝禹治水臯陶明刑稷降播種契敷五教益作虞  
垂作工伯夷典禮夔典樂龍作納言各共其職各敦其功  
以成雍熙之治夫豈嘗試為之者矣蓋其所以自信與人  
之所以信之者皆在其疇昔之所學後世之為士者鹵莽  
泛濫口耳之間無不涉獵其實未嘗有一事之知其至者  
人才之不足為天下用固無足怪雖然是又未可以汎責  
於天下天之生斯民也以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要當  
有任其責者大學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  
道矣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  
如是孟子之言乃知所先後之驗成都郭震醇仁以本名



齋求言於余余嘉其志告以所聞後日當有以觀其驗

臨川簿廳壁記

壁記書前任人姓名尚矣然今官寺不皆有亦視官府事力其人志向才具與所遭之時如何不可一槩論也臨川簿廳舊無壁記鄱陽張瀛李海蒞事既久謂不可缺於是搜求前任姓名至今制置四川京公其上不復可攷余嘗至簿廳見其解字乃京所治新今張君所考適首於京異哉張君春秋鼎盛而老練忠謹臨事不苟攝縣宰攝郡幕皆舉其職今又攝宰金谿百姓安焉是記乃未攝金谿時設余既諾之矣余追荆門之役且抱拙疾念不可食言力

疾記之紹熙辛亥六月中澣象山陸某記



象山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序贈

送毛元善序

無常產而有常心者惟士為能古之時士無科舉之累朝夕所講皆吾身吾心之事而達之天下者也夫是以不喪其常心後世敝於科舉所鄉日陋疾其驅於利欲之塗吾身吾心之事漫不復講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弗由於是其有常心者不可以貴士非家傑特立雖其質之僅美者蓋往往波蕩於流俗而不知其所歸斯可哀也南城毛君惠然訪予予未之前識也贊予以文予視其貌溫然儒人



也觀其文則從事於塲屋者也問其聚族則有父兄在問其貨產則有負郭之田問其室廬則不至繩甕之陋視其衣裳冠履則皆楚楚鮮明非所謂纓絕肘見者也詰其所以來之志則悼科舉之不偶耻甘旨之不充將變其業以遊於四方者也且決去就於予予觀毛君雖朴直淳厚而辭旨趨鄉大槩厯雜豈所謂質之僅美而波蕩於流俗而不知其所歸者邪於是申前之說與之言義命之歸固窮之道毛君色動情變矍然謝予曰乃今廓然如發蒙請從此歸矣予固美其質又甚賢其改過之敏因勉之曰君歸矣古人事親貧則啜菽飲水盡其歡君父兄皆儒冠皆業又足以自養歸而共講先王之道以全復其常心居廣居由正路此其所得視疾其驅於利欲之塗者何如邪毛君甚然予言於其行遂書以贈

### 送宜黃何尉序

民甚宜其尉甚不宜其令吏甚宜其令甚不宜其尉是令尉之賢否不難知也尉以是不善於其令令以是不善於其尉是令尉之曲直不難知也東陽何君坦尉宜黃與其令臧氏子不相善其賢否曲直蓋不難知者夫二人之爭至於有司有司不置白黑於其間遂以俱罷縣之士民謂臧之罪不止於罷而幸其去謂何之過不至于罷而惜其



去臧貪而富且自知得罪於民式遄其歸矣何廉而貧無以振其行李縣之士民哀其窮而爲之哀囊以餞之思其賢而爲之歌詩以送之何之歸次榮矣以干剖心惡來知政子胥鴟夷宰嚭謀國爵刑舛施德業倒植若此者班班見於書傳今有司所以處臧何之賢否曲直者雖未當乎人心然揆之外施倒植之事豈不遠哉况其民心士論有以慰薦扶持如此其盛者乎何君尚何憾魯士師如柳下惠楚令尹如子文其平停治理之善當不可勝紀三黜三已之間其爲曲直多矣而語孟所稱獨在於遺逸不怨阨窮不憫仕無喜色已無愠色况今天子重明麗正光輝日新大臣如德星禦陰輔陽以却氛祲下邑一尉悉力衛其民以迂墨令適用吏文與令俱罷是豈終遺逸阨窮而已者乎何君尚何憾雖然何君出處若此其盛者臧氏子實爲之也何君之志何君之學遽可如是而已乎何君是舉亦勇矣誠率是勇以志乎道進乎學必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使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吾所望於何君者不然何君固無憾吾將有憾於何君矣

### 送彭子壽序

臨江彭君子壽來行都當改秩有司以苛文滯留之輒欲棄去朋舊慰勉乃肯留有司以名上又以疑似之嫌欲棄



去朋舊又相與解釋而留之既改秩欲便親養奉祠而歸人皆稱彭君恬於進取如此予謂此未足爲彭君言也彭君當官無不盡力政有不便於民未嘗不盡意爲上官言之雖見挫抑不爲衰止此人所難然亦未足爲彭君言也予與彭君同爲江西人聞其賢久矣比來始識其面直諒之氣固可得之眉宇間以彭君之賢疇昔擇交必善士取舍尚有不畔于善惡是非之大歸不必過求自可不失爲今世賢士大夫然自視歆然若有所甚不足者嘗相與講求古聖賢格物致知之說自謂不能無疑於此而不肯自安於其所已知者此吾所以竒彭君而有望於彭君者也於其歸書以贈之

送楊通老

學所以開人之蔽而致其知學而不知其方則反以滋其蔽諸子百家往往以仁義道德爲說然而卒爲異端而畔於皇極者以其不能無蔽焉耳長溪楊揖通老忠實懇到有志于學相見雖未久而其功勤於此甚力於其歸書以勉之

贈吳叔有

人生天地間抱五常之性爲庶類之最靈者汨其靈則有罪全其靈則適其分耳誠全其靈則爲人子盡子道爲人



八家山文集卷之二十一  
臣盡臣道豈曰無營乎哉蔡邕之說是殆飢甘食渴甘飲  
未得飲食之正也孟子嘗勉人以求在我者誠能求在我  
者則無營之說不足道矣

贈俞文學

吾觀俞君大篆用筆勁快而體致閒雅與和氣浹洽聽其  
論當世字畫必推及氣質豈其所自得者在此邪至其考  
訂偏傍參稽模範有根據來歷殊不苟也自謂少所賞識  
及觀其所得澹菴詩則蓋有識之者又問其得官獲罪本  
未異哉其言之也予於是所感益深俞君跋履南北歷  
歷能談其山川風俗予所叩未十二三然已多矣惜其遂  
將東上予未有以留之因書以贈

贈二趙

書契既造文字日多六經既作傳註日繁其勢然也苟得  
其實本末始終較然甚明知所先後則是非邪正知所擇  
矣雖多且繁非以為病祇以為益不得其實而蔽於其末  
則非以為益祇以為病二昆其謹所以致其實哉

贈僧允懷

子弟之於家士大夫之於國其於父兄君上之事所謂無  
所逃於天地之間者顧乃不能竭力致身以供其職甚者  
至為蠹害懷上人學佛者也尊其法教崇其門庭建藏之



後精誠勤苦經營未幾駸駸鄉乎有成何其能哉使家之  
子弟國之士大夫舉能如此則父兄君上可以不詔而仰  
成豈不美乎懷本陸出是役也過予予於是有感因書以  
贈

二

隆冬盛寒冰霜嚴厲民之病涉威於撈掠上能擇吏吏能  
陳力則徒杠輿梁可以觀政茲事之不論久矣楊林溪者  
貴溪之要津他日溺焉者衆矣鄉之善士以允懷勤誠使  
爲石橋以便行者懷陸出而學佛子嘗因其所爲有所感  
矣今於是役又重嘉之懷勉之哉

贈曾友文

德成而上藝成而下生占辭論理稱道經史未見抵牾乃  
獨業相人之術藝藝雖精下矣生書又能自悼疇昔之顛  
頓稱引孟子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之言年又尚少則  
舍其舊而新是圖此其時也生其勉之

贈汪堅老

五行書以人始生年月日時所直日辰推貴賤貧富夭壽  
禍福詳矣乃獨畧於智愚賢不肖曰純粹清明則歸之貴  
言曰駁雜濁晦則歸之賤貧夫禍關龍逢誅死以干  
剖箕子囚奴夷齊爲餓夫仲尼羈旅絕糧於陳卒窮死



於其家顏冉天疾又皆貧賤孟子亦老於奔走聖賢所遭  
若此者衆闖茸委瑣周比以致尊顯負君之責孤民之望  
懷祿耽寵惡直醜正尸肆讒慝閱蒙爵謚以厚累世道術  
之純駁氣稟之清濁識鑑之明晦將安歸乎易有否泰君  
子小人之道迭相消長各有盛衰純駁清濁明晦之辨不  
在盛衰而在君子小人今顧畧於知愚賢不肖而必以純  
粹清明歸之貴富壽福駁雜濁晦歸之賤貧天禍則吾於  
五行書誠有所不解生盍爲我言之

贈丁潤父

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  
何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聖賢  
之知命如此今之知命者幸其知貧賤富貴之有定數也  
而無爲小人以害其心斯可矣雖然吾所謂心天之所與  
我者也彼其險詖頗側悉精畢力以遂其私而不肯以入  
堯舜之道豈亦天之所與我者乎吾嘗有說以贈汪堅老  
而未及於此子旣見之矣今子所遊又多賢士大夫盍兼  
爲我言之

贈黃舜咨

陳正己以書導黃舜咨見吾家阿咸甚譽其命術吾嘗聞  
當世鉅公言命予荅之曰道之將行也與道之將廢



也與命也鉅公矍然曰足下所言者大命也吾所言小命耳此其說出于蒙莊子因歎鉅公博洽出言有稽據如此小命之術其來久矣於今尤盛予又聞近時府第呼召術士有一日之間而使人旁午於道者舜咨術既精何爲不導之於彼陳廣文非忠於黃舜咨者也

贈汪彥常

番陽汪君彥常挾太乙數遊諸公間實有奇驗然汪君本知書一旦以老人之言廢其業從受此術今又以其效驗自憙吾觀汪君精神有不宜止於是者後日過我當與汪君究其說

贈陳晉卿

君子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人所不見此心昭然善推所爲充是心而已紹熙辛亥立秋後二日臨川陸某子靜爲福唐陳綰晉卿書

示象山學者

道不遠人顧人離道耳古人謂宿道鄉方二三君子毋徒宿吾方丈日向羣山得無愧於宿道鄉方之言斯可矣吾方以此自省因書此以奉警藝之進不進亦各視其才雖無損壞於其道然至於有棄日有遺力與未知其方而不



象山文集卷之二十  
能問於知者則其道亦可知矣幸勉旃毋忽五月朔某白  
象山諸同志足下

贈金谿砌街者

爲善爲公心之正也爲惡爲私心之邪也爲善爲公則有  
和協輯睦之風是之謂福爲惡爲私則有乖爭陵犯之風  
是之謂禍和協輯睦人所願也乖爭陵犯人所惡也吾邑  
街道不治久矣行者病之乃有肯出心力捐貨財辛勤而  
爲之者此真爲善爲公而出於其心之正者也有是心者  
豈得不翕然相應而助成之乎將見和協輯睦之風興而  
乖爭陵犯之事息履是街者皆唐虞成周之人也諸君勉  
之

贈湯謨舉

清江湯謨舉往年見過占辭甚文爲禮甚恭而挾地理之  
術登象山圖其形殊不失實相從之久溫然慈祥不少異  
其初此來又以啓事見予多經史全句皆尾詳整類從事  
場屋者問之則曰舊亦應舉屢不中乃舍之地理乃先世  
之傳姑業之以爲生又出謝中丞詩詩得謨舉素懷旣別  
求予言因覈書以贈

贈陸唐卿

貴溪醜口陸堯臣唐卿今徙居望姑世其家醫學傳之二



子又曰吾所傳大方脉也吾於小方脉雖嘗學之而不能精郭中有精於此者在淳屠氏今老矣吾將使少子學焉若陸君者可謂不自用矣學必有師豈惟醫哉因其求言遂書以勉之

贈踈山益侍者

淳熙己酉孟秋中氣在月之初填星復順之入龍底直二大星之間比下星如心大星之於前星二日之夕微出其西三日之夕微出其東四日益東如朔之在西則其正隱於三日之朝矣古羲和之官甚重堯典獨詳其職後世星翁曆官爲賤有司人庸識暗安能舉其職哉因循廢弛莫

董正之是等或有所記後有治其事者不無所助是月也予將視吾外姑之宅兆于東漕之龍岡朔之夕發象山三日而抵予家四日之夕發予家次夕抵大原觀六日抵龍岡事既遂抵踈山與同行昭武吳大年里中胥必先言曰五緯次舍有經宿可準如此者得之於所見不可不記之治曆須積候以稽合否官之不宿其業爲日久矣是亦可以備其搜訪也越翼日因益侍者出此紙求予言甚力且曰當寶藏之予於是得所托矣他日括出當有賞音七夕月下象山翁書

贈劉季蒙



明德在哉何必他求方士禪伯真爲大崇無世俗之陷溺  
無二崇之迷惑所謂無偏無黨王道蕩蕩浩然宇宙之間  
其樂孰可量也壬子月日蒙泉守陸某書贈劉季蒙

### 題新興寺壁

木在龍岫金先填于亢著雍涖灘月望東壁時雨新霽西  
風增涼閒雲未歸悠然垂陰黍粒登塲稻花盈疇菽粟粲  
然桑麻沃然象山翁觀瀑半山登舟水南宿上清信龍虎  
次于新興究仙巖之勝石瀨激雪澄潭清藍鷺翹鳧飛恍  
若圖畫踈松翠篠蒼苔茂草之間石護呈黃金橙舒紅被  
崖緣坡爛若錦繡輕舟危檣笑歌相聞聚如魚鱗列如鴈  
行至其尋幽探竒更泊互進迭爲後先有若偶然而相從  
老者蒼顏皓髯語高領深少者整襟肅容視微聽冲莫不  
各適其適予亦不知夫小火精粗剛柔緩急之不齊也乃  
俾猶子謙之禎之子持之分書同遊者七十有八人邑姓  
名字于左方

### 題翠雲寺壁

淳熙己酉長至後二日子寓許昌朝家約遊翠雲明日劉  
伯協戒予朝餐許昌朝胡無相與焉伯協又誇翠雲泉石  
謂不減廬阜飯餘乘興一行不期而會者盈翠雲之堂翠  
雲五題始於王文公父子六詠增於吾家庸齋梭山二兄



之遊乃今始得親自昔年嘗東遊會稽探禹穴西登五老  
窺玉淵以歲又開象山於龍虎之上遊啓半山磔潭風練  
飛雲冰簾掩子諸瀑今秋之杪登雲臺瞰鬼谷窮石人之  
龍湫觀千尋之玉帶乃獨未覩躍馬鳴玉之奇可謂道在  
近而求之遠然則斯遊之得亦已多矣盛冬水泉既縮又  
值久晴長老敏公俾畦丁決田間蓄水大作水供陳師淵  
作飯供胡無相作茶供成此一段奇事咸會長少爲善之  
意如川方增不可不紀會者姓字具列于後董子書名象  
山翁書

朱氏子更名字說

淳熙丁未暮春之初予抵城闈後生學子來從予遊者日  
以益衆予與之遊時俗之通病啓人心之固有莫不惕然  
以懲躍然以興前輩長者往往辱臨教之舉無異辭予於  
是益信此心此理充塞宇宙誰能間之一日朱伯虎進而  
請曰虞書有朱虎伯虎幼未知學蓋不知其名之不可得  
侍函文乃始自覺若負芒願賜更之予於是名以元瑜  
字以忠甫取諸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夫王之瑕終瑕  
瑜終瑜人則不然學則瑕者瑜不學則瑜者瑕天之所以  
與我者固皆瑜也惟不思而蔽於物而後瑜者瑕今子既  
覺之則瑕者瑜矣故曰元瑜能覺而更是謂不揜不揜之



謂忠氣稟之所蒙習尚之所格豈遂能盡免於瑕哉繼是而不替其忠則信乎其為元瑜也故曰忠甫予始名字之未及告之以其說予留踰月而後東還吾廬來子又篋書旅于吾廬之傍以求講蓋秋七月朔歸覲其親始書以遺之

### 二張名字說

番易張季海見二子求名名其一曰槐卿冠之日宜告賓字以清父曰樾卿字以宏父暑風之清莫如槐字槐卿曰清父取清暑也夏日之陰莫如樾字樾卿曰宏父取宏蔭也時六月中澣予方有行役因以是祝云

### 格矯齋說

格至也與窮字究字同義皆磨研考索以求其至耳學者孰不曰我將求至理顧未知其所未知果至與否耳所當辨所當察者此也強哉矯古註以為矯亦強貌甚當若以為矯揉則章旨文義皆不通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豈矯揉所能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乃能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此天下之至強也故曰強哉矯

### 跋資國寺雄石鎮帖

象山西址瀕溪溪有渡曰石龜夾溪之山曰西山西山之北有山峭峙與西山同出曰徵君山故老相傳古有隱者



在其上累徵不就人號徵君因以名山山麓有寺曰資國  
猶藏其立寺時帖乃雄石鎮帖也字體結密行筆有法非  
今時吏書所及年曰龍紀元年仍書歲次己酉亦不類今  
時文移官曰鎮遏使侍御史簽書者曰押衙兼副將印曰  
信州雄石鎮亦朱記文乃正篆不繆疊今其地屬貴溪史  
傳所記故老相傳皆未嘗知有雄石鎮鄉人常言永泰二  
年置貴溪考之唐史貴溪之建在永泰元年而次年爲大  
曆元年然大曆改號在長至日是永泰嘗有二年矣建議  
至已立涉兩年亦事勢之常置縣之年尚傳至今龍紀後  
永泰百餘年而人不復知有雄石鎮何也唐六典鎮有鎮  
將鎮副掌鎮捍防守兵部條中又曰凡鎮皆有使一人副  
使一人今日鎮遏使曰副將蓋互見矣又曰凡諸軍鎮五  
百人置押官一人今日押衙者豈幾是與施其地者曰周  
丞鄴丞鄴之官曰押衙兼都監似亦鎮官然則此鎮有兩  
押衙又有都監唐百官志本六典六典乃明皇所撰史臣  
固曰永泰後諸鎮官頗增減開元之舊則固宜不可盡考  
丞鄴稱鎮長曰中丞而其官實侍御史唐供奉官御史中  
丞與侍御史聯班此充足以知非後人所能僞也其地則  
曰丞鄴宅西面東坑徵山脚初無君字然山上有井其深  
無底旱時禱雨率多靈應謂之聖井水流出爲石坑謂之



君坑實析徵君二字云耳寺僧海瓊乃周氏子丞鄴之後也好文學詩懼此帖之磨滅將刊諸石求予為跋予觀唐於今為近其季尤近龍紀之元距今纔三百有三年史傳所述故老所傳已不復知雄石鎮之髣髴則是帖之傳亦足為考古者之監故備論而書之

記祚德廟始末

甲辰春初為獻官書于祠下

元豐中皇嗣未有吳處厚上書言宜祠程嬰公孫杵臼於是下詔搜訪遺迹得其冢於絳州太平縣趙村立廟祠之曰祚德廟封嬰為誠信侯杵臼為忠智侯擢處厚將作監丞徽廟朝又封韓厥為義成侯紹興十三年建州王朝倚

上封事乞祠三侯於行都其後詔立行廟加謚四字嬰為忠勇誠信侯杵臼為通勇忠智侯厥為忠定義成侯初立廟在棘寺基上後建棘寺徙于元真觀二十二年臣寮上言廟在委巷中湫隘卑陋郡歲遣從事草具酒脯祠之弗虔宜崇其廟貌超六字八字侯加封二字升公為中祠於是嬰封為強濟公杵臼為英累公厥為懿佑公徙廟于青蓮寺側秩于祀典掌于太常歲差官行事作樂祠之廟貌始嚴肅封告寺僧主之

鄧文苑求言往中都

義理所在人心同然縱有蒙蔽移奪豈能終泯患人之不



能反求深思耳此心苟存則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一也  
處貧賤富貴死生禍福亦一也故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  
乎其外唐虞之時黎民於變比屋可封之人此心存也周  
道之行人皆有士君子之行免冑可以干城可以好仇可  
以腹心者此心存也自戰國以降權謀功利之說盛行者  
先王之澤竭此心放失陷溺而然也當今明天子在上所  
願上而王公大人下而奔走服役之人皆不失其本心以  
信大義成大業則吾人可以灌畦耕田為唐虞成周之民  
不亦樂乎又何必挈挈而東哉鄧居遠告予以有行予敬  
書是以勸其反而求之

象山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